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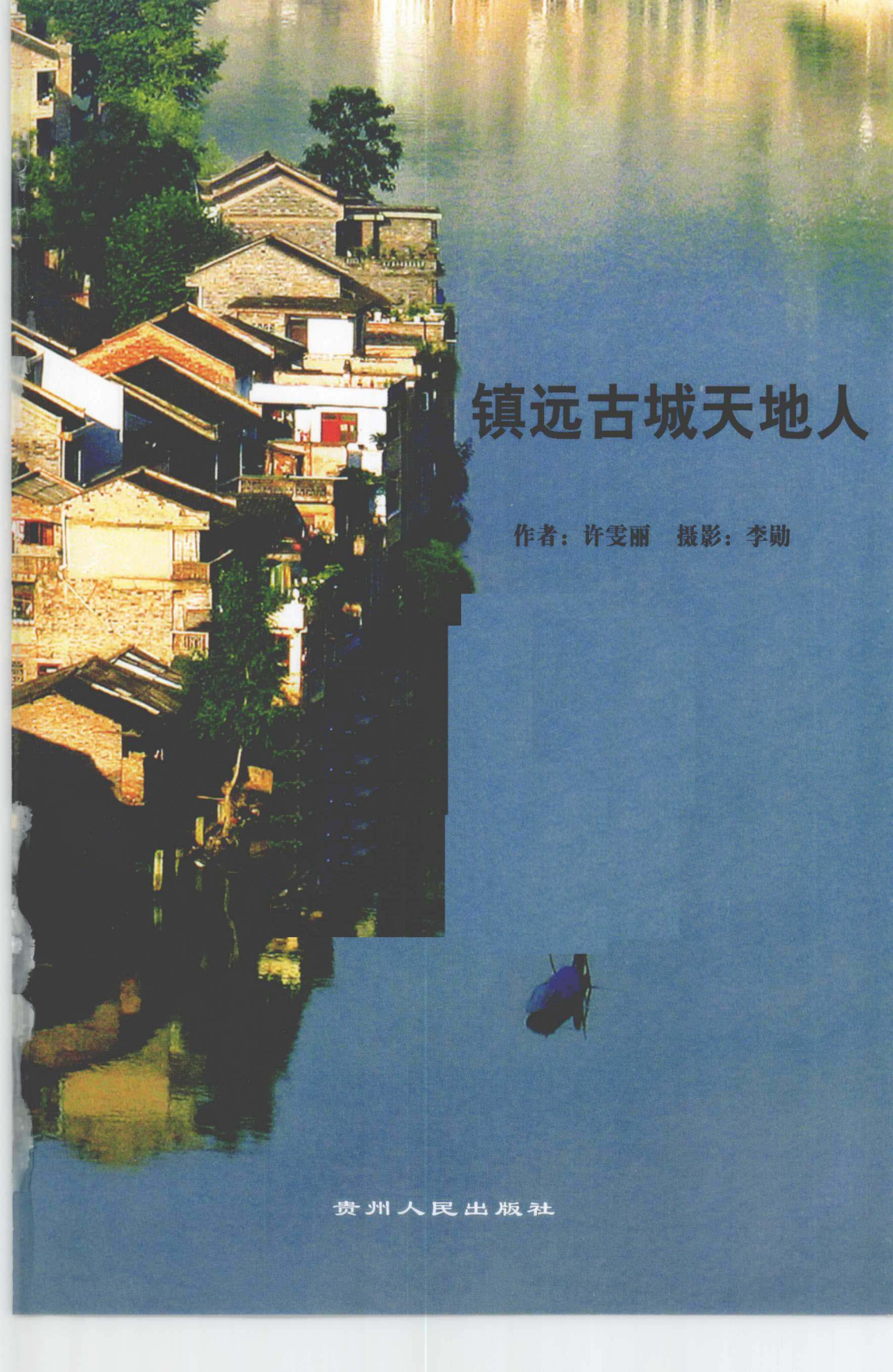
行走贵州

许雯丽 撰文 李勋 摄影

镇远古城

天地人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镇远古城天地人

作者：许雯丽 摄影：李勋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镇远古城天地人 / 许文丽著; 李勋摄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05.10

(行走贵州系列)

ISBN 7-221-07132-2

I. 镇... II. ①许... ②李... III. 镇远县—概况—图集 IV. K927.34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03095 号

行走贵州系列丛书

镇远—古城天地人

撰 文	许雯丽	摄影	李 勋
总 策 划	王长春		
责任编辑	王长春	徐学廉	
设 计	徐学廉		
出版发行	贵州人民出版社		
邮 编	550004		
印 刷	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		
版 次	2005 年 10 月第 1 版		
	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		
开 本	640 × 965 毫米	1/16	8 印张
书 号	ISBN 7-221-07132-2/K · 897		
定 价	30.00 元		

花香满地

一粒种子因为行走,有了人间的花香满地;地球因为行走,有了春夏秋冬景幻世界;一个人有了行走,便有了包容天下的胸怀。

行走在古镇的感觉,真好。

走过溱阳河畔,走过宁静的寺院,走过温馨的四合小院,走过甘甜清凉的古井,走过芳香的田园、走过不可思议的奇山秀水,走过悠悠的古老城垣、我的生命越来越新鲜,心境越来越空灵脱俗,大自然越来越神奇浩淼,个人的得失越来越渺小可笑。

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敬仰的情怀,在我渺小的生命中渐渐升起,然后像江河一样拍打着我芳香的灵魂。

于是,我醉了,为这妙趣横生的世界。

站在祝圣桥上，看中和山上的悬空寺，长时间地看，就会感觉到那静得出奇的寺院动了起来，动一会，又安静下来，恍恍惚惚中，我揉揉眼睛再看，依然是一会动，一会静；一会静，一会动，不知为什么。直到我走进寺院又从寺院走出来，才悟出寺院为何动静交替的奥妙。

原来，寺院给人静的感觉，是因为建筑群高低错落中安排得很有序，不同个性风格的建筑体，各自独立，又相互照应穿插，因此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，和谐的建筑就如同和谐的音乐，给人静的感觉；寺院飞檐翘角，十步一景，五步一回，在悬崖上顺山势而建，避开了千篇一律的单调，大道自然的建筑风格，当然给我动的感觉。悬空寺的动静和谐是如此美妙。

不仅仅是悬空寺给人这样和谐奇妙的感觉，来到铁溪，南岸的石祖山和北岸的苗王洞，竟然似一对自然天成的“男根”、“女阴”生殖形态，这自然景观，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，联系着苗王洞中的母性生殖崇拜遗迹，让我们了解到人类的智慧开蒙，是从对生殖的理解与崇拜开始的，他们把女阴象征土地、山川、河流，男根象征耕耘、播种，当地人说：对母性生殖的崇拜，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人丁兴旺。铁溪的景观还在让人浮想联翩，溇阳河畔的佛像让人惊呆了。

我过去认识的佛都在寺庙里，或是在人的心中，在溇阳河畔认识的佛陀，它一半在山上一半在水里，这佛给我的启示是：人要想成佛得有山的仁厚，水的灵性。



和谐是一种文化

黄保勤

有人说，了解贵州，首先要了解镇远，这话咋一听，让人有些惊讶，仔细一想，有道理，因为，贵州建省毕竟只有600年的历史，而镇远自秦昭王二十七年（公元前277年）建谭城县算起，至今已有2280年的历史。

具有两千年历史的镇远，当然会有许多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，也有许多离奇的千古之谜，等待今人去发现，去探索。

因此，近年来，来自中外的专家、科学家、艺术家、作家、旅游者对古镇情有独钟，他们借助古镇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山水，撞击了思想的火花，激发了创作的灵感，他们把镇远的文化收集整理，然后传播四方，让人们感悟出人类的家园不仅仅需要高楼大厦，还应有玲珑古镇，有青山绿水、田园风光、鸟语花香、寺院古宅，最终还得有天地人的和谐共存。毕竟，人类除了吃饱肚子，更重要的还要呼吸。人可以几天不吃饭，但是，几秒钟得不到呼吸生命便垂危，要呼吸就得有草木，要有草木就得有河流的润泽，要想有清洁的河流必有草木的蕴含。

寻找人类的足迹，是为了审视现在的行为，关注人类的发展。到过镇远的朋友常常发出这样的惊叹：小小一个古镇，怎么会容纳如此丰富多彩的古文化与民族文化：中和山上的悬空寺融儒道佛一体；福建的妈祖庙、江西的万寿宫、四川人的川祖庙、广东广西合建的两广会馆、山西陕西合建的秦晋会馆、江浙人合建的江南会馆以及两湖会馆，这八大会馆作为传播精神文化的场所，他们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，共同建造和维护古镇的奇山秀水，使镇远古建筑、自然山水得以完好保存。镇远的十二景、铁溪风光、相见河、潯阳河三峡等自然风光都依然保存着它的奇秀妩媚，这里处处体现着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和谐。在这和谐的背后，蕴含着的是一种精神文化，也就是镇远的历史文化与镇远的本土民族文化融合形成的“和文化”。

从镇远的历史文化看来，和谐文化不是千篇一律，不是清一色，不是绝对服从，而是不同文化、不同思想、不同个性的东西相互补充，相互接纳，和谐共存，如同油盐酱醋和在一起依然是油盐酱醋，他们并没有谁代替谁，但和在一起却使味道更加鲜美。和谐如同7个不同的音阶，共同演奏出优美的曲调，而不是狭隘的要儒家思想，就得打倒老子的道家思想，要西方文化，就得批判中国古典文化。寻觅镇远的和谐文化，可以给我们许多的启示……

镇远人热爱和平，是因为他们的祖先饱尝了战争之苦。蚩尤被黄帝打败后，他的子孙也就是苗族南迁到镇远，在高山江河的阻隔下，过着与世无争的桃源生活，但是于秦昭王二十七年纳入版图后，又进入了王朝的视线，随后，汉高祖在镇远设溁阳县；东汉强征赋税，抗税引起的战争开始；唐代在镇远设州郡；五代时至明朝，镇远作为军事重镇，有“南长城”之称。历代的战火，让镇远人更加珍视和平。

走在古镇石板路上，人不会感觉到疲劳，是因为空气中弥漫着溁阳河的清甜，游入心中荡漾着溁阳河流动的旋律，还有独上兰舟的垂钓，这一切都让人轻松闲适。加上城市的玲珑精致，十步一景的变幻多姿，带给人优雅的安宁，人们不用匆匆赶路，不用焦急等车。

清澈宁静的溁阳河穿城而过，河岸上有小城女子优美的梳洗，如临水娇花，风姿绰约；酒肆茶楼十里香飘，悠闲者在其中谈古论今，智者在其中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，还有朋友的依依惜别。随处可遇的外国人，虽然无法和人们沟通，但他们的表情是一种像到了天堂的表情。

作为镇远人，我们既欢迎外省的作家朋友来采风，来行走，但也希望有本省的作家朋友来探寻镇远文化。不同的友人，用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情怀、不同的目光来反应镇远丰富多彩的文化，使镇远文化传播更远，使镇远文化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。

林则徐过溁阳河留下的诗句



中和山上的藏经楼风采依然



目 录

序 言	和谐是一种文化	1
第一章	铁溪流过幽谷时	1
第二章	走进神秘太极镇	25
第三章	远山近水皆有情	57
第四章	江古镇的悠悠岁月	79
第五章	生活在“和文化”中的镇远人	101
附 录		114
后 记		118



第一章

铁溪流过幽谷时



本书作者到苗王洞考察 (金文华 摄)

铁溪，是镇远府城东北角的一条山涧小溪，向南流入湄阳河。

铁溪的得名有两种说法，一是出于明代的《贵州名胜志·镇远府》记载：“铁溪在府城北，产异蟹，水冷可淬铁，因名。”二是清代的《镇远府志》称：“在城里许，（有山）高峻突兀，石色如铁，下有溪，曰‘铁溪’。”

苗寨遗址

我站在鸡冠岭上的一丛野菊花旁，头顶无云的蓝天，身披灿烂的阳光，向深谷看去，什么景致也看不见，只见古树老藤的树冠，像书的封面严严实实将铁溪和铁溪孕育的奇景遮蔽起来，显示着几多的神秘，空灵。

顺曲曲弯弯小石阶，拾级而下，到644级处，苗寨遗址像一本字体模糊的旧书，让人仔细地辨认和想象它曾经的欢声笑语，曾经的暖暖炊烟，曾经的鸡鸣狗跳，曾经突然来临的战争。

遗址除了用石头砌的屋基还掩埋在荆棘丛中，其它都已经灰飞烟灭。从石基可看出这个苗寨有二三十户人家，村寨的位置座靠鸡冠岭，属坐西向东方位；村寨前约有数十亩良田，延伸到峡谷间的流溪旁，这条溪流就是镇远有名的、被吴敬梓写进《儒林外史》的铁溪。在这样一个有溪水摸鱼虾、有良田种稻粟、有青山打猎、采草药的好地方安营扎寨，过着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的生活，可见当年苗家人的眼光不错，选择了这样一个生态完好的地方。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



沉寂在灌木中的苗寨遗址

苗寨又是怎样突然消失的？只剩下一个让后人猜摸不透的遗址。

除了掩埋在荒草中的石基和粮田，什么遗迹也没有。听刘镛先生说，镇远史书上也没有记载。那我们只好用考证的眼光来记写苗寨遗址了。

苗寨遗址的基石是一些不

规则石头砌成的，没有石灰、黄泥之类的粘合剂，石与石之间利用石头的自然形态犬牙勾结得很坚固，基石上生满的苔藓，让我感到人世的苍凉和梦幻。让人感到奇怪的是，当地人以铁溪为界，北界为阳界，南界（也就是苗寨遗址处）称为阴界，也真是这样，北界的田地至今有人耕种，而阴界的田地已经长满高过人的荒草，仿佛从这个苗寨的人突然遭到那场劫难后，就再没有人敢到过这里，也没人敢耕种过他们遗留在那里的田地。今人只能从昔日的田埂，去发现田地的影子，可以证明，这些田地的主人就是苗寨遗址里的人。

但是，苗寨遗址曾经的主人哪儿去了？寨子哪儿去了？她们安详的生活遭遇了什么？疾病还是战争？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站在遗址上，我发现有一个很惊人的巧合：汉人忌讳将

（金文华 摄）





居住的屋舍正对着两幢高楼大厦间形成的一条狭窄空隙，汉族认为，房屋面对“仿佛用刀从半空斩成两半的缝隙”，称为“天斩杀”，很可能有血光之灾。这当然是“迷信”的东西不可信；而眼前的苗寨遗址正好对着寨前两山间形成的一条狭窄空隙，也就是汉人风水先生说的“天斩杀”。这样说来，从前的苗寨也一定是遇到了血光之灾，也就是战争而不是瘟疫，假

如是这样的话，苗寨的消逝就与史书记载的在雍正、乾隆年间，清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“废除土司制，实行流官制”的改土归流有直接的联系。

什么是废除土司的改土归流？我们先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的这段历史。

元朝开始实行的土司制，弊病很多，土司对内残暴统治属民，对中央叛服不常，骚扰与之接壤的汉民，土司之间也

苗寨旁的古泉依旧怀念当年的饮水人，努力地流淌着甘甜的泉水。
(金文华 摄)



不断发生战争。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，明清两朝的统治者大多主张实行积极的改土归流政策，但“改土归流”中，一些汉人官员为了“发国难财”，为了“升官进爵”，又做了一些过头的事。有时一个村寨的人都会被杀光烧光，但凭民间传说不足信，我们可以翻开清代杰出的文学家吴敬梓创作的《儒林外史》第四十三回“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”，其中对“改土归流”时期较真实的描写：

只见家人从贵州镇远府来，递上家信。……“臧歧一向在贵州做长随，贵州的山僻小路他都认得，其人颇可以供使令”……“听见我们老爷出兵征剿苗子，把苗子平定了，……挣一顶纱帽单单去吓细姑娘……”这个故事是这样的：苗族首领别庄燕，是个百户寨头，招了一个汉族生员冯君瑞做女婿，这当然惹怒了汉人汤总兵，他认为损害了朝廷体统，便派重兵

围剿别庄燕，捉拿“汉族败类”冯君瑞，由熟悉地形的藏歧带路。藏歧道：“小的认得。从香炉崖扒过山去，走铁溪里抄到后面，右近十八里，只是溪水寒冷，现在有冰，难走。”汤镇台道：“这个不妨。”号令中军，马兵穿了油靴，步兵穿了鹤子鞋，一齐打从这条路上前进。

别庄燕和冯军瑞正在洞里，聚集众苗子，鸣锣击鼓，演唱苗戏。男男女女饮酒作乐过年。汤总兵正好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。已经到了她们的眼皮底下，忽然一个小卒飞跑了来报道：“不好了！大皇帝发兵来剿，已经到了九曲岗了！”那苗酋，忙调两百苗兵，带了标枪，只见后山头上火把齐明，喊杀连天，从空而下。别庄燕领着苗兵，因仓促应战，怎当得汤总镇的兵马，长枪大戟，苗兵死伤过半。苗酋同冯君瑞觅条小路逃往别的苗洞里去了，惨败逃散。

汤总兵抓了漂亮的苗姑娘，穿好了苗锦，赤着脚，到中军帐

苗王洞中的灶台仿佛疲倦了，正静静地休息。





房里歌舞作乐。别庄燕在五更时候一齐呐声喊扑进灯烛辉煌的帐房。不想扑了一个空，那些苗婆之外并不见有一个人，知道是中了计，急急往外跑。那山坳里伏兵齐发，喊声连天。这次，别庄燕只剩了家口十几个人，手下的兵马全然没有了。到了正月十八那天，别庄燕与冯君瑞中计被杀害。

从这个故事看来，苗王别庄燕并没有触犯汉人什么，只不过是招了一名汉人女婿，就伤害了汉人的体统，招致全军覆没。

今天的苗寨遗址，离九曲岗只有三四百米，又在铁溪旁，如有来兵，与寨子正好锋芒直视，联系今天民间传说的此地属阴界，可以假设这个苗寨与

那次战争有关。动物都有恋巢的习性，人类也这样，住惯的山坡不嫌陡，没有突然的血腥战争，苗寨是不会无缘无故地神秘消失的，况且这里的山水如此秀美妖娆。可以想象，这个苗寨是被战争毁灭的。

我们努力寻觅历史的原因是为了发现，发现今天的和平，发现今天的民族大团结是各民族间不断抗争得来的。可见我们常说的苗族不和汉人通婚的现象，有失偏颇，原来汉人也不准和苗族通婚，事物都是相对的。

站在遗址前，我感到一切恩怨已将成为历史，汉苗民族走向共和已成为现实，通婚更是比比皆是。

无人耕种的苗王田

为什么在铁溪北面的良田，年年丰收，而在南面的良田，却始终荒芜。仅仅隔着一条溪流，一边生机勃勃，一边荒草丛生。当地人把这荒芜的粮田称为苗王田。

苗王田的主人所住的村寨也只有几块石基。当地人说这里是阴界，曾经居住在这里的苗民，在一次战争中无一人活。这是一次什么样的战争？战火会烧到这样偏僻而美丽的地方？

在吴敬梓的笔下，我们可以断定，这场战争就是清朝雍正、乾隆年间裁汰贵州土司的那场血腥的“改土归流”战争。

离铁溪两百米处的苗王田，

从乾隆年间的改土归流后，为什么始终没有人耕种，让它在那里长满灌木与荒草，而且，这些灌木仿佛通人性似的只长在田埂上，不长在田地间，好像田地间还留有苗王当年的霸气和当年开垦的辛劳，连草木也善解人意。

俗语云：“人非土不立，非谷不食。”土地，广大无边，负载万物，生财为人所取用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，人们视它为“后土”，但苗王田始终荒芜。从田土的细腻和田埂的坚固来看，这些苗族并不是人们说的“刀耕火种”，而是精耕细作。

这就让我们联想到苗民的祖先蚩尤，和我们汉族的祖先炎黄，他们早已经有着共同的智慧和生活方式：使用先进的





苗王洞中的灶台已长满苔藓 (金文华 摄)

耕作农具，拥有纺织、刺绣、医术的技术以及对土地自然的崇拜。观察苗家人现在的生活方式，就可以了解汉人远古时期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炎黄子孙和蚩尤的苗族子孙，在思想情感上没有什么不同。我发现很多人文精神，依然被苗族同胞倔强地保存着，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找回人文精神、找回和谐社会，只要重新审视一下苗族文化，就可发现人与人、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真正含义，并消除历史的恩怨，共同实现文化大融合。汉族文化和苗族文化发生分枝，是蚩尤与炎黄发生战争开始的：

蚩尤部落联盟最早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一带，在其西进过程中，与东扩的黄帝部落发生

战争。经涿鹿之战失败后，蚩尤子孙后代向南迁移，逐渐迁入贵州。

我认为，要想看600年前的贵州，去安顺屯堡；要想看2000年前的贵州，来古城镇远；要想看炎黄文化，到所有的苗寨。

眼前的苗王田也许在2000年前就开垦了，但它是在250年前的改土归流中荒芜的，没有人再来耕种，是因为那场战争也许太刻骨铭心了，一旦耕种这些田地，就会想起那场血腥的战争。

没有人耕种也好，让它就在那荆棘丛中安息，就如同让战争永远安息在历史的智慧中。

让苗王田，静静地停留在风中，以提醒后人对和平的思考。



令人惊叹石祖山

从苗王田向东行大约二百米，有一根傲然屹立的石柱，圆柱体，高约三百米，圆周约一百多米，酷似男性生殖器，由于刚刚升起的阳光，从石柱身后投射下来，让石柱形成了剪影，更增添了它的朦胧和真实感。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在石柱下部有一凸起的半圆石，恍然看去，是睾丸，细观，便是一个老祖的侧面头像。联想古人造的“祖”字，“礻”是祭祀的意思，“且”字是表示祖先的生殖器，因此，对“祖先”的崇拜和祭祀，也伴随着对生殖的崇拜，石柱与老祖人像同时出现，这真是一个奇迹，眼前的景致将“祖”字的内涵全部囊括，我来不及害羞，因为我已经被大自然的杰作震撼了，只感到它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符号。是大自然暗示了人类的智慧，还是人类巧合了大自然，这是一个很

简单的问题，但如果我们把人与自然的位置颠倒，人类将继续犯严重的错误。

在人类的智慧积累到了巅峰状态之时，我们该重新回归自然，回头认识古人对祖先的崇拜，这才符合感恩的品德。

从一些文化现象来看，古人并没有认为生殖器是邪恶丑陋的象征，而是象征可以产生万物的根本，如《小雅·甫田》中记述上古人迎御田祖，祈求雨水，盼望谷物丰收，人丁兴旺；而所谓“御田祖”，主要是在田地播种时，以男女交合为祭。以田地象征女阴，以种子象征男精，将男女性交称作“播种”、“耕耨”。《易·象·归妹》：“归妹，天地之大义也，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。”“归妹”即嫁女，认为如果男不婚，女不嫁，人间阴阳不调，会影响大自然的茂繁兴盛，还有一些大臣认